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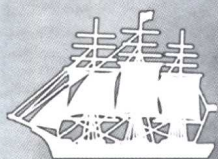
大清公使 曾纪泽

辛越
著



岳麓书社





大清公使 曾纪泽

辛越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公使曾纪泽/辛越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1

ISBN 7-80665-115-2

I. 大... II. 辛... III. ①曾纪泽一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515 号

责任编辑 徐耕白

封面设计 胡 颖

大清公使曾纪泽

辛 越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宁乡县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375

字数:530,000 印数:1—5,000

ISBN7-80665-115-2

I·535 定价:25.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宁乡县玉潭中路 155 号 邮编:410600



主要人物表

- 曾纪泽 字劼刚,曾国藩长子,中国驻英法公使兼驻俄国公使、钦差大臣
- 曾夫人 原陕西巡抚刘蓉之女
- 陈松生 字远济,中国驻英国使馆参赞,曾纪泽妹夫
- 曾纪耀 陈松生之妻,曾纪泽二妹
- 刘玉祥 字凯升,中国驻法国使馆参赞,后任驻俄国使馆参赞
- 邵幼林 中国驻俄国使馆署理公使、参赞
- 许艳梅 邵幼林三姨太
- 蒋丹如 中国驻俄国使馆参赞
- 李湘圃 中国驻俄国使馆一秘
- 曹虞斋 曾纪泽贴身随员
- 马清臣 又名马格里,英籍中国馆员兼翻译
- 法兰亭 法籍中国馆员兼翻译
- 庆蔼堂 中国驻俄国使馆法文翻译
- 桂童青 中国驻俄国使馆俄文翻译
- 张大椿 中国驻俄使馆马弁
- 温大顺 中国驻俄使馆差役
- 许 三 中国驻俄使馆随员,许艳梅之弟
- 金登干 海关税务司英籍代理



2

薇拉 俄国女画家

玛利亚 薇拉姨妈

慈禧太后

奕訢 亲王、军机处领班大臣

奕譞 亲王，光绪帝之父

左宗棠 字季高，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李鸿章 字少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宝 鋆 字佩衡，军机大臣

沈桂芬 字经笙，军机大臣

王文韶 字夔石，军机大臣

景 廉 字秋坪，军机大臣

董 恂 字韞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李鸿藻 号兰孙，军机大臣

崇 厚 字地山，原钦差大臣，中国驻俄国公使

张之洞 字孝达，号香涛，翰林院司经局洗马

张佩纶 字幼蕉，翰林院侍读学士

宝 廷 字竹坡，詹事府少詹事

黄体芳 字漱兰，翰林院编修

刘锦堂 左宗棠麾下著名将领

沙占山 叛匪

格尔斯 俄国代理外交大臣

热梅尼 俄外部顾问

布佐夫(布策) 俄国驻中国公使

梅尼阔夫 俄外部总办

科扬杰尔(凯阳德) 俄国驻中国使馆代理公使

5/105



科瓦廖夫 俄国驻中国使馆参赞
曼德尔(孟第) 俄外部中文翻译
萨达耶夫 俄财部副司长,布策好友
拉布罗夫 俄国驻英国公使
尤 拉 俄国驻马赛总领事
科索洛夫 俄国《新时代》杂志驻法国记者

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皇帝
戈尔恰科夫 俄国亲王,首相兼外交大臣
罗伊特恩 俄国财政大臣
米柳亭 俄国防大臣,陆军大臣
海登(盖登) 俄军参谋总长
佩舍楚罗夫 俄海军中将,海军部官员
马克西莫维奇 俄国宪兵司令
科尔帕珂夫斯基 驻伊犁俄国军队司令,上校
索斯诺维奇 驻伊犁俄军参谋长,中校

兰格弗尔 英国外部尚书
德佛楞 英国驻俄国公使
商犀 法国驻俄国公使
柳原前三 日本驻俄国公使



目 录

1. 一声惊雷震撼了大清王朝 (1)
2. 左公仰望星空,几多感叹,几多忧愁 (10)
3. 曾纪泽质问船厂主:验收战舰为何不许试炮 ... (17)
4. 读完那段报道,他心口像堵了一块沉重的石板..... (26)
5. 兜售“三字经”后,崇厚对曾纪泽的提醒火冒三丈 ... (33)
6. 逛青楼争风吃醋,钦差大臣吓出一身冷汗 (43)
7. 直隶总督府内惺惺惜惺惺 (57)
8. 凯阳德吵闹总署,恭亲王纡尊降贵 (63)
9. 张香涛的奏稿引起清流共鸣 (72)
10. 养心殿君臣问对,皇太后怒斥群臣 (84)
11. 俄国驻英公使说:尊夫人是东方美人 (97)
12. 军机大臣绞尽脑汁,派谁再出使俄国 (104)
13. 中国驻法使馆来了三位洋女人 (113)
14. 在俄国皇后的吊唁仪式上,中国公使引人注目 ... (128)
15. 仲妹的一笔行楷令人拍案叫绝 (140)
16. 小试锋芒智斗俄报记者 (152)
17. 在强盗逞凶时他挺身搭救女画家 (168)
18. 邵参赞的姨太太出身青楼 (185)



- 2
19. 接印时他想起觐见皇太后的情景 (196)
 20. 格尔斯面冷词横, 声言《里瓦几亚条约》不能改 ... (206)
 21. 小桥上的两个女人引起他们注目 (220)
 22. “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使薇拉着迷 (233)
 23. 这个满身佩饰的人就是俄罗斯帝国大皇帝 ... (244)
 24. 薇拉热切地一吻, 使他的脸颊火辣辣 (254)
 25. 许三搂着一个高加索女人, 却重重地挨了一拳 ... (267)
 26. 侯爷决定遣返许三, 邵参赞使出最后一招 (280)
 27. “我们轻看了这只老狐狸!” (293)
 28. 陈松生被金登干夫人拖下舞场 (303)
 29. 仲妹写完最后一句诗, 毛笔滑落到地板上 (315)
 30. 接到仲妹的噩耗, 他的心突然抽紧了 (323)
 31. 曾纪泽派邵幼林回京引起众人惊讶 (337)
 32. 萨达耶夫和布策瞧着自己的尊容, 哈哈大笑 (352)
 33. 许三诬告曾纪泽, 董恂居然信了多半 (368)
 34. 李鸿藻一语惊四座: 赞成布策来北京 (380)
 35. 看了夫人的长信, 他心里涌起感激和愧疚之情 ... (392)
 36. 俄国警察围上来, 抓捕台阶上的讲演者 (408)
 37. 布策在马赛患了相思病 (414)
 38. 重开谈判, 曾纪泽将中国之意和盘端出 (426)
 39. 薇拉抓起烛台向萨达耶夫后脑勺砸去 (433)
 40. 看见曾纪泽, 她忧郁的眼睛里闪现出惊喜 (443)
 41. 看完刘锦堂的歼匪捷报, 左宗棠拈着胡须笑了 ... (464)
 42. 沙占山在科司令面前像条丧家犬 (478)



43. 热梅尼的信流露出愤恨和无奈 (490)
44. 父亲左右闪出两位老者,竟是左宗棠和李鸿章 ... (519)
45. 崇厚与邵幼林密谋策划搞臭曾纪泽 (533)
46. 周末,温天顺的“评书”又开场了 (546)
47. 刘玉祥摆脱不了“精神折磨”,决定请教侯爷 (558)
48. 法国公使惊奇:这位年轻参赞才华横溢 (573)
49. 无数纸片从上飘落,观众惊恐万状 (581)
50. 曾纪泽差点撕碎报纸扔向狞笑的热梅尼 (591)
51. 曾纪泽抱病冒雪,一次次踏上俄国外部的台阶 ... (604)
52. 进了冬宫,发现各国公使已经捷足先登了 (617)
53. 格尔斯举杯:为有您这样的谈判对手而自豪 (643)
54. 仲妹的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孤零零的汉字 (653)
55. 在教堂附近一辆马车拦在他们面前 (666)



1

一声惊雷震撼了大清王朝

凌空一声惊雷。

惊雷来自遥远的西北天外，惊雷震撼了大清王朝皇宫内外、朝野上下。

这声惊雷不是浓云闪电爆发的能量，而是从遥远国度拍来的一纸电文。

光绪五年八月下旬某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到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钦差大臣、中国驻俄国公使崇厚从俄国京城圣彼得堡拍来的。崇厚上年赴俄，肩负着收回被沙皇俄国出兵占领长达十年之久的伊犁地区的重要使命。崇厚与俄国外部尚书格尔斯经过十个月谈判，达成了十八条协议。这十八条归纳起来就是，俄国答应交还伊犁，但中国付出沉重代价：一是把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南边帖克斯河流域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二是中国给予俄国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三是在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地区重新划界，中国又被割去大片领土；四是除喀什噶尔、库仑外，俄国可以另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设领事及贸易行栈，俄商在蒙古、天山南北路贸易均不纳税，俄商运货可以经过张家口、通州、嘉峪关、西安、汉中抵达天津和汉口。另外，还



2 附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以及准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的专条。按此条约,中国只是收回了一座孤城,而丧失了大片国土和权益。崇厚就是为此事给总署发来电报,发完电报他不等朝廷回音,擅自动身前往黑海岸边的里瓦几亚,与俄国外部的格尔斯在条约上签字画押。

这样一个彻头彻尾丧权辱国的条约,传至国内,消息不胫而走,舆论哗然。朝廷内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紧急召集他的心腹、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沈桂芬来王府商议对策。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什刹海西侧一块林茂水秀的风水宝地上,高墙内共有四进院落,分中西东三路。中路依次坐落着几重大殿,是王府进行佳节庆典和祭祖祭神的地方,东路的几排正厅和配房是王爷起居会客之处,西路几座典雅别致的阁楼,乃是王府珍藏古人字画碑贴和古玩器皿之所。王府建筑格局气势宏大,为北京所有王府之冠。

东路的前院,院中央一座木条搭就的架子上爬满了枝桠弯曲绿叶繁茂的藤萝,藤萝后面是一排灰瓦红柱的正厅,正厅门楣上横悬着一块金字黑匾,上书“多福轩”三个大字。“多福轩”是奕訢会见宾客之所,墙上布满了各种书体的“福”字。

沈桂芬年近六旬,白净消瘦的脸膛,疏朗的眉毛,额头刻着道道皱纹,仿佛记录着他在仕途上跋涉的艰辛。他看了电报先是痛骂了一阵昏朽无能的崇厚,他万没料到深受朝廷倚重、被誉为通晓夷物深谙外情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经过十月之久,签了这么一个必遭物议的条约,他自然气愤。气愤之后他又深为担忧,因为崇厚出使俄国,荐主就是他沈桂芬。崇厚误国,自然给他的脸上也抹了黑。

“六爷,我看是否火速给崇地山发电,事情或许还能挽回。”沈



桂芬心情急切。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当今光绪皇帝的六伯父，与他亲近的朝臣都习惯地称他“六爷”。他慢腾腾放下手里的水烟筒，回答得无可奈何：

“晚啦！等电报经过一个个驿站送到上海，再通过洋人的邮局发到俄国京城，就耽搁六七天了，崇地山早就画押了。”

“那我们也要商议一个万全对策才好。此事倘若……”沈桂芬下面的话没再说下去，他知道王爷明白他要说的话。他最担心的是此事一传开，势必引起朝野清流非议和刮起弹劾之风，等皇太后和圣上怪罪下来，不但崇地山难逃一惩，他沈桂芬的处境难堪，就连恭王也得受牵连。恭王爷爵高位尊，身份显赫，朝野中恐无人敢直接把矛头对准他，但沈桂芬可能成为崇厚之后的靶子。

奕訢不断地用手指捋着颌下的短须，沉吟起来。他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又点点头，最后叹口气说：

“这事叫我真为难：允签了吧，此事关系重大，必定遭到朝野非难；不允吧，俄国人岂能善罢甘休……”

沈桂芬咽了口吐沫，暗想：就连王爷也完全失去了往日多谋善断、精明练达的气派，这如何是好？急切中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主意。他思谋片刻，躬身向王爷进言：

“依卑职愚见，还是及早向皇太后和皇上呈奏，请旨密寄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金顺等疆臣，征询良策。”

奕訢从软榻上直起腰，手掌在炕桌角上轻轻一拍，像下决心似地说：

“也只有这么办了。经筵，你先和宝璠、董恂他们商量一下，写个折子。太后这边我先去禀奏。此事要速办，因书信往来要费不少时间。李鸿章在保定，书信两三天可打来回，左宗棠、沈葆楨就远了，没十天半月回不来。”



“六爷说得对，我这就去办。”

沈桂芬说罢，便起身告辞。他离开王府，乘上车轿直奔另一位军机大臣、恭王爷的心腹至交宝鋆府邸。

半月后的一个早晨，军机大臣们聚集在北京皇宫隆宗门内的一排灰瓦平房里。这些瓦房看似平常，然而却是朝野内外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就是清代自雍正皇帝以来设立的最高中枢机关——军机处所在地。

到来的几位头戴宝石朝冠、身穿绣龙绣鹤朝服的军机大臣是：恭亲王奕訢，体仁阁大学士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在军机处行走的景廉，和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

按往日候旨的惯例，军机大臣们需要在此等候一个时辰左右，两宫皇太后便派太监来传唤觐见。可是今天大家一直等了两个时辰，尚不见养心殿太监的人影。军机大臣们暗暗着急：征询封疆大吏对崇厚议约反应的谕旨已经寄出去十几天了，也该有回音了，希望太后和皇上对允约还是拒约早日作出决策。可是为什么还不召见？又等了半个时辰，仍不见传唤，大家无事可作，又不能离开军机处随便走动，只好大眼瞪小眼，在座榻上干坐着。

正在百无聊赖又心神不宁的时候，不知谁叫了一声“来了！”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窗外的皇宫内院，只见一胖一瘦两位太监正迈着方步朝军机处走来。两人走到门口，才看清前边的那位胖太监五十多岁，脸腮白净，大腹便便，他身后的瘦太监十七八岁，双手捧着一个黄绫绸饰面的木漆方盒，小心谨慎地趋步紧跟在后面。胖太监进门后，先向恭亲王请安，然后小声说：“启禀王爷，皇太后今天圣体欠安，吩咐奴才转告王爷：今儿就不听政了。”

恭王先是一愣，紧接着问：“圣体不妨事吧？”



胖太监答道：“不妨事，不妨事，只是偶感风寒而已。王爷，太后有旨：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楨的奏折交军机处复议。”他转身把小太监捧着的方盒子打开，取出两本奏折，交给王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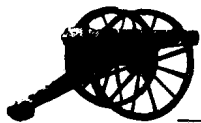
两位太监走后，奕訢和宝鋆、沈桂芬、王文韶、董恂、景廉一一传看。沈葆楨的奏折言简意赅，措辞也比较谨慎。他认为“里瓦几亚”条约使中国丧失的权益太多，主张拒绝此约。但又说万不得已也可以“光明正大”地“不索还伊犁”，“两作罢论”，将此约搁置起来。而李鸿章的奏折长篇大论，洋洋千言。他反复说明一个观点：虽然崇厚所订条约在界务商务等方面，使中国失掉甚多权益，但崇厚奉旨出使俄国原是被授予“便宜行事”、“立约定议”之权的，“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李鸿章认为，“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侮必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而师必不壮”。他断定“崇厚所定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中俄接壤约万余里，实属防不胜防，倘兵端一开，其所要求恐照现议而不可得者”。最后他建议，“踌躇审顾，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

看完沈葆楨、李鸿章的奏折，军机大臣们一个个相对无言。有的蹙眉愣神，有的捋须沉思，还有的哈欠连天。最后还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开了口：

“既然是皇太后降旨，我们就在此先议一下吧。”他顿了顿，眼光停在年纪最大的老臣宝鋆身上。“佩蘅，还是你先说说。”

宝鋆是满洲镶白旗人，是入军机的两个满大臣之一，自从老谋深算的文祥去世以后，他成了奕訢最贴近的得力助手。他轻轻咳了一声，瞧瞧奕訢：

“六爷，沈葆楨讲的句句在理，这我赞成。崇地山所订十八条，的确使我大清吃亏太大。可是李少荃奏折中讲的‘先允后翻，其曲在我’，也有一定道理。俄国乃虎狼之国，倘若兴兵质问，必然要动



6 干戈。依我看来，不若先允崇约，以保我大清安宁。以后嘛，再设法补救。”

景廉接着宝璽的话茬说：“佩公所言不差。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不允约势必为洋人耻笑。这杯苦酒我们不喝也得喝，唉！”说完，他摇了摇头，又使劲打了个哈欠。

一直沉思不语、闷头品茶的王文韶向恭王和其他几位军机同僚一拱手说：“宝大人、景大人之言自然在情理之中。不过……”王文韶呷了口茶，接着说：“此约未经我大清皇上、皇太后御批，就不能算允。崇地山虽说是钦差大臣，代表我国订约，但并无批准之权。批准之前拒约，并非无理。李爵相之言‘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在下实在不敢苟同。”

王文韶是在李鸿藻丁母忧告假之后，由沈桂芬推荐到军机处学习行走的，入值军机的资历虽比其他人浅，但是直陈敢谏、言词锋利也常常令人刮目相看。他任湖南巡抚的时候，曾鼎力支持朝廷用兵西北边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因而在“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中，站在左宗棠一边，反对李鸿章的只重海防而弃塞防的论调。此番崇厚对外交涉误国，他深感痛心，故反对李鸿章“其曲在我”的奇谈。

“经笙，你也说说。”奕訢把目光转向沈桂芬。

沈桂芬刚才正瞅着军机处山墙的一块漆木镶金的匾额出神，好像宝璽、景廉、王文韶的议论没听见似的，以致奕訢的话使他猛地回过神来。他有些失态，忙端起茶杯，啜了一口定了定神，说：

“依卑职愚见，此事要慎重计议，反复权衡利弊。如果拒约，俄人势必翻脸，可能导致两国兵戎相见。俄国与我国接壤绵绵两万余里，防不胜防，况且俄国舰队随时可以开到近海水域。因此开战必对我不利。再者说，两宫太后也不能再受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圣驾避狩热河那样的惊吓了。沈幼丹所奏‘不索伊犁’，也欠妥。



不索回来,伊犁总在人家手里,迟早是朝廷的一块心病。我意,唯一的选择就是允约,虽然是杯苦酒也得往肚里咽,然后再图补救之策……”

王文韶一听就急了,他忍不住反问:

“一允约,条约就板上钉钉了,失掉的国土就如泼出去的水,还如何补救?那不就是一句空话!”

对王文韶这句插话,沈桂芬很恼火。刚才王文韶跟大家唱反调,已不合他的心意,现在又当众驳斥他,很使他下不来台。心想:“好你个王夔石,不给一点面子,算什么朋友?”可他竭力压住火,显得雍容大度,不与计较:

“夔石,这就要从长计议啦。眼下,”他把话锋一转:“当务之急,是要密切注视那些清流党们如何动作。”

“你听说什么消息了?”宝璽放下手里端着的蓝瓷茶杯,睁大眼睛问。他也挺关心清流派的动向。早在同治九年处理天津教案时,奕訢、文祥身患重疾告假,军机处由他主事。因他既惧怕激起民变,又怕开罪洋人,畏首畏尾,举措失当,清流派的攻击矛头就朝他刺来。那些日子,弄得他寝食不安,狼狈已极。因此一提起清流派,他心里就犯怵。

沈桂芬慢腾腾地说:“据我所知,对崇地山订约的条款,翰林院的王仁堪、盛昱继、黄体芳、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已经知道了。近日来,他们频繁串连,暗中策划,准备上奏朝廷,参劾崇厚。那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始终不露声色的奕訢,此刻也放下手里的水烟壶,关注地问:

“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六爷,没有不透风的墙。崇地山的电报先打到上海的洋人电报局,上海有洋人办的新闻纸,什么事瞒得住他们?清流党们一个个都是耳目极敏感的好事者之流,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哪有不知



之理？王爷，我们要早拿主意为好。”

奕訢离开软榻，背起手在方砖地上踱起步来，边踱边沉吟着说：

“崇地山倘若被参，轻则丢官，交刑部议处；重则得掉脑袋。再跟俄国人办交涉恐怕就更难了。”

“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上个折子，详细陈明允约和拒约的利弊。否则太后和皇上批准了他们的奏疏，就不好挽回天意了。”沈桂芬建议。

“事不宜迟。”宝鋆附和说。

“那你们就先拟个稿子。”奕訢道。

王文韶起身朝恭王一揖：

“王爷，此事关系重大，不可操之过急。卑职以为，还是等一等左帅的复奏上来后，再定大局。”

沈桂芬反对：

“左帅远在万里之外的肃州，等他的奏章迟迟报来，或许圣裁已下，大事就耽误了。”

“上谕已寄出半个多月了，我料左帅复奏不会耽搁太久，还是等等为好。”王文韶坚持说。

沈桂芬心里暗骂：“王夔石，王夔石，早知你如此，当初何必荐你到军机处来。”

奕訢停下踱步，回坐到软榻上。他瞧瞧王文韶，又瞅瞅沈桂芬，用手指敲了敲炕桌，下结论似的说：

“左季高久在西北带兵，平定阿古柏叛乱运筹得当，对如何收回伊犁也必有深谋远虑，不可忽略他的奏议。经筵，你还照我们刚才议的意思拟稿。不过，对允约和拒约不作肯定和否定，只是详陈利弊，奏明允约窒碍难行，拒约后果严重，请两宫太后和皇上圣裁。同时还要奏明，左季高的奏折不日即到，请圣裁时一并参考。至于